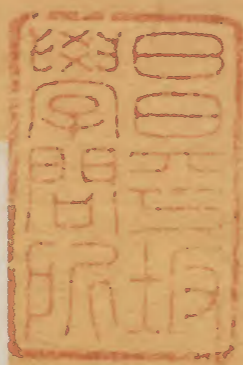


唐荆川左編

六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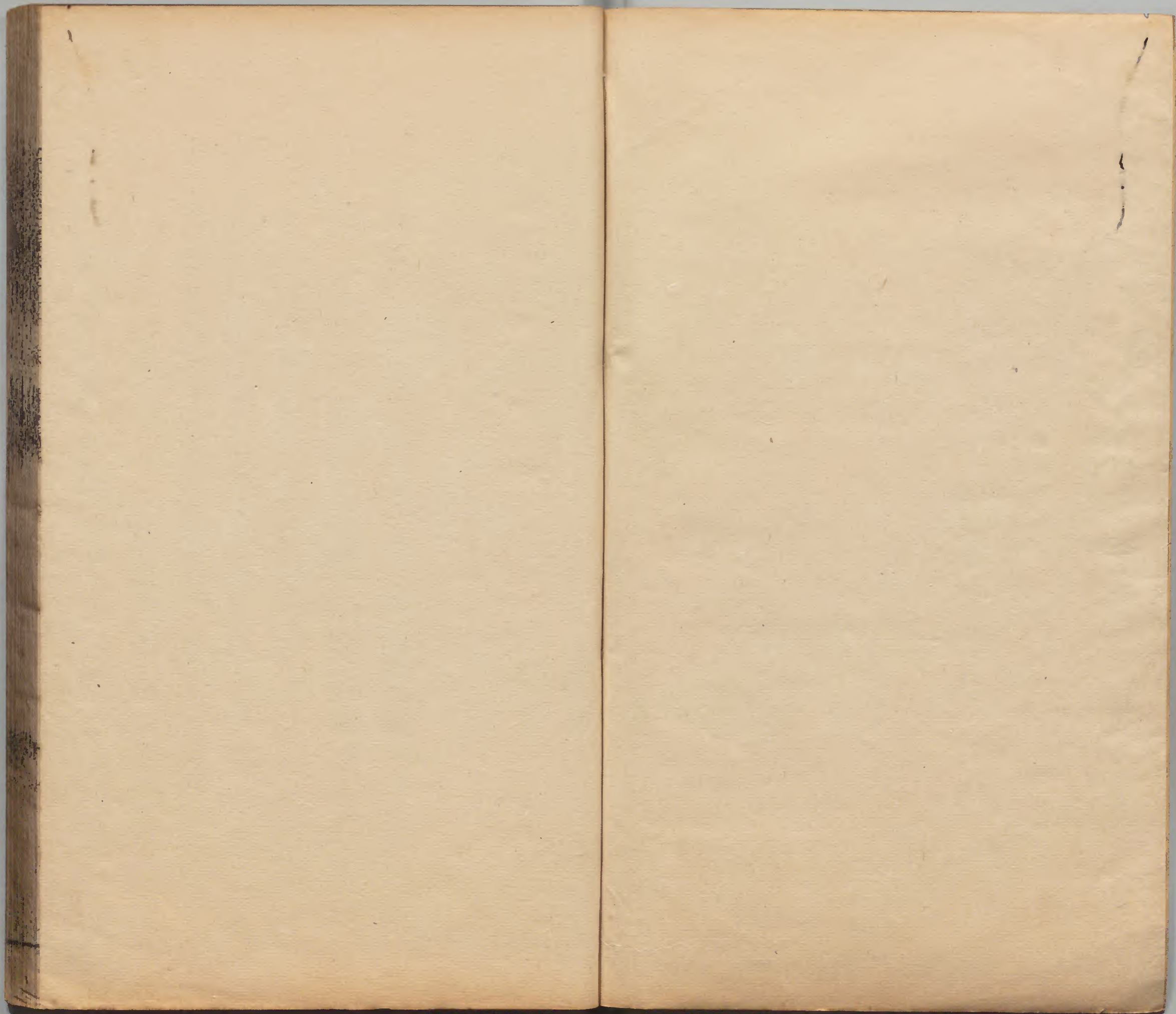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四	一	一	漢
函	冊	號	書
架	冊	號	類

庫文閣内			
二	一	一	漢
函	冊	號	書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00	
冊數	140	(65)	
函號	290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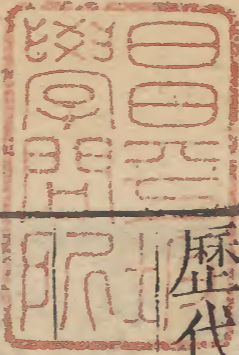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六

淺草文庫

宗之三纂

宋劉彧

劉彧文帝子也初封湘東王武帝崩廢帝子業即位年十六大赦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帝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哀叔孫知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已丑太后殂廢帝幼而猜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帝年





史記卷之六十一 少微  
漸長欲有所爲法興輒抑制之帝稍不能平所幸閹  
人華願兒深譖之帝遂賜法興死尚書右僕射丹陽  
尹顏師伯居權日久海內輻湊驕奢浮恣爲衣冠所  
疾帝欲親朝政庚午以師伯爲尚書左僕射解卿尹  
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右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懼  
初武帝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莫敢妄相過從  
武帝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  
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  
夜帝內不能平旣殺戴法興諸大臣無不震懼各不  
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

持疑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  
不厚又師伯常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懷謂令史曰  
沈公牙爪耳安得預政事慶之恨之乃發其事帝自  
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斷絕義恭支體分  
裂腸胃掩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目別遣使者稱  
詔召柳元景以兵隨之左右奔告兵亦非常元景知  
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騎司馬叔仁  
戎服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旣出巷軍士  
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怙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諸  
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改元景和文武進



位二等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自是公卿  
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帝在東宮多過失武帝  
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顛盛稱太子好學  
有日新之美武帝乃止帝由晨德之既誅羣公欲引  
進顛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尚書左丞徐爰便僻  
善事人頗涉書傳自元嘉初入侍左右預參顧問既  
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爲文帝所任遇大明之世  
委寄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  
終無迂廢帝待之益厚羣臣莫及帝每出常與沈慶  
之及帝妹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公主尤淫恣嘗

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  
萬數而妾唯駟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爲公主置首  
面左右三十人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就帝請以自  
侍帝許之淵侍公主十旬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  
免帝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帝入廟指高祖像曰渠  
甚英雄生擒數天子指文帝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  
不免兒斫去頭指武帝像曰渠大齷鼻如何不齷立  
召畫工令齷之新安王子鸞有寵於武帝帝疾之賜  
子鸞死初廢帝不爲孝武所愛至是發殷貴妃墓以  
其爲孝武所寵又欲掘孝武墓寧陵太史以爲不利



於帝乃止寧朔將軍何邁尚帝姑新蔡公主帝納公主於後宮請之謝貴嬪詐言公主薨殺宮婢送邁第殯葬行喪禮拜貴嬪為夫人邁素豪俠多養死士謀因帝遊廢之立子勛事泄帝自將兵誅邁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結於帝數盡言規諫帝浸不悅及帝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諫元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聞果往不得進而還帝乃使慶之從兄子直閣將軍攸之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拚殺之時年八十慶之少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宰義恭被支解謂其弟書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

飲慶之之藥而死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帝詐言慶之病薨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武公葬禮甚厚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為患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毆捶陵夷無復人理湘東王或建安王仲仁山陽王休祐文帝諸子也皆肥壯帝為竹籠盛而稱之以或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離左右東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尚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蠶之蠶地為阮實以泥水裸或內阮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為



歡笑前後欲殺三王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  
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少府劉蒙妾子臨月帝迎入後  
宮俟其生男欲立為太子或嘗忤旨帝裸之縛其手  
足貫之以杖使人擔付大官曰今日屠豬休仁笑曰  
豬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其  
肝肺帝怒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釋之蒙妾生子名  
曰皇子為之大赦賜為父後者爵一級帝又以太祖  
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  
三故惡之因何邁之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  
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聞之馳以

告長史鄧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  
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効幼  
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  
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琬稱子勛教  
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諭之錄事參  
軍陶亮首請劾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為諮議參  
軍領中兵總統軍事遣將軍帥五百人斷大雷禁絕  
高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旬日  
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屯大雷於兩岸築壘移檄遠  
近帝召諸妃主列於前疆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



江氏不從帝怒殺妃三子鞭江氏一百先是民間訛  
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以厭之明旦欲  
先誅湘東王彧然後發初帝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已  
以直閣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  
為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克剝其家越等久在殿省衆  
所畏服皆為帝盡力帝恃之益無所憚恣為不道中  
外騷然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  
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湘東王彧主衣阮佃夫內監  
王道隆學官令臨淮李道兒及帝左右淳於文祖等  
陰謀弑帝帝以立后故假諸王閹人彧左右錢監生

亦在中彧密使候帝動止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  
使宮人僕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  
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於宮中求  
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  
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曠時帝出華林  
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會稽公主並從湘東王  
彧獨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帝素惡主衣壽寂之  
見輒切齒阮佃夫以其謀告寂之及外監典事朱幼  
細鎧主姜產之細鎧將王敬則中書舍人戴明寶寂  
之等聞之皆響應豫約勒內外使錢生密報休仁



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唯隊  
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柳光世與僧整鄉人因密邀之  
僧整卽受命凡同謀十餘人阮佃夫慮力少不濟更  
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其夕帝悉屏  
侍衛與羣巫及綵女數百人射鬼於竹林堂事畢將  
奏樂壽寂之前入姜產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隨其  
後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佑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  
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綵女皆迸走帝亦走  
大呼寂之者三寂之追而殺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  
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金巴平定殿省惶惑未知所

爲休仁就秘書省見湘東王卽稱臣引升西堂登御  
坐召見諸大臣于時事起倉卒王失履跣至西堂猶  
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備羽儀雖  
未卽位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  
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及明宗越等始入湘東王  
撫接甚厚廢帝母弟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兄風湘東  
王以太皇太后令賜子尚及會稽公主死建安王休  
仁等始得出居外舍廢帝猶橫尸太醫閣口蔡興宗  
謂右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  
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秣陵縣



南初湘東王母沈婕妤蚤卒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王亦篤王既弒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爲黃門侍郎茂之爲中書侍郎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縣侯縣子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爲中書監進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爲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南徐州刺史丙寅湘東王卽位大赦改元其廢帝時昏制謬封一切刑削宗越譚金童太一等雖爲上所撫接內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

勞日久應自得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獄死攸之復入直閣江州佐吏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旣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居第三又尋陽起事同符世祖謂事必有成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更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豫州刺史袁顓至襄陽卽詐稱太后令使其起兵建牙馳檄奉表勸子勛卽大位春正月宋中外戒嚴以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江州刺史王玄謨副



之以沈攸之爲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鄧琬詐稱受  
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子勛子勛遂卽位改  
元義嘉以琬爲僕射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  
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義陽內史龐孟蚪吳郡太守  
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  
袁標皆舉兵應之益州刺史蕭惠開亦遣巴郡太守  
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  
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  
附於子勛行會稽郡事孔顛亦舉兵以應子勛四方  
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而東丘

又已至永世時內外憂危咸欲犇散兗州刺史殷孝  
祖帥兵還建康人情太安乃假孝祖節督前鋒遣向  
虎檻分兵遣山陽王休佑討豫州巴陵王休若討會  
稽二月遣殿中御史吳喜將精兵克義興劉延熙赴  
水死御史王道隆攻拔晉陵孔操與王曇生顧琛皆  
棄郡奔會稽喜引兵向會稽斬孔顛及操送會稽太  
守尋陽王子房至建康貶松滋侯鄧琬鄙閭貪吝賣  
官鬻爵使婢僕入市道販賣醢歌博奕晝夜不休羣  
小橫恣競爲威福於是士民忿怨中外離心琬遣孫  
冲之帥薛常寶等萬人爲前鋒據赭圻冲之啓子勛



史記卷之六十八 王統  
九  
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便欲沿流直取白下願速遣  
衆軍兼行相接于助乃以陶亮統五州兵合二萬人  
俱下亮不敢進屯兵鵲洲殷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  
軍將臺軍有親屬在南者悉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  
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常  
以鼓蓋自隨軍中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與賊交  
鋒而自標若此若以十人射之欲不斃得乎及攻赭  
圻孝祖果中流矢而死人情震駭並謂攸之當代爲  
都督時休仁遣江方興等趣贛斯明日方興帥諸軍  
進戰大破南軍拔湖白二城詔以攸之督前鋒陶亮

大懼召冲之還鵲尾留薛常寶守赭圻時軍旅大起  
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補官有差軍中食少建安王  
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吊死問傷身親隱恤故十  
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劉胡帥衆十餘萬屯鵲尾  
胡宿將勇健多權畧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兵  
叅軍蔡那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  
顧吳喜亦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鄧琬  
以軍久不決乃以子助之命徵袁顛于襄陽以爲都  
督顛性惟撓在軍中不戎服談議賦詩不撫諸將劉  
胡以南郡運未至就顛借米顛又不許由此大失人



史記卷之六十一  
心與臺軍相拒於濃湖久之將軍張興世曰賊據上  
流兵疆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  
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  
糧運艱阻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  
遠下流洄洑船必迫岸又有潢浦可以藏船千人守  
險萬人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于此沈攸之以爲然  
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之興世沂流上而復下  
如是累日劉胡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  
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風便興世  
舉帆直前過鵲尾胡乃濟兵追之興世潛遣其將黃

道撫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明日引兵據之胡  
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  
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易盡盛易衰不如待之俄而  
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與世命任農夫等帥壯士擊之  
衆軍繼進胡敗走八月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  
畏興世不敢進胡欲復攻錢溪旣而曰吾少習步戰  
未閑水鬪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  
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  
吾不爲也乃託疾不進遣百舸攻興世興世擊破走  
之顛怒胡不戰謂曰糧運鯁塞當如此何胡乃遣兵



步趣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規  
欲突過至貴口不敢進與世遣兵擊之進逼胡營胡  
不能制遂遁去顛亦走休仁勒兵入其營納降卒十  
萬顛至鵠頭爲人所殺鄧琬憂惶無計子勛將張悅  
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以索酒爲約琬至  
悅問計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  
今日寧可賣殿下以求活邪因呼酒伏發斬琬單舸  
齎首詣休仁 蔡那之子道淵繫尋陽作部脫鎧入  
城因子勛攸 諸軍至斬之傳首建康時年十一秦  
二年初帝 子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

復迎還生昱至是立爲太子泰始五年宋河東柳欣  
慰等謀反欲立廬江王禕禕帝兄而帝輕之以孝武  
謂之驢王徙封廬江禕行之遂與欣慰通謀事覺詔  
降禕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出鎮宣城遣腹心楊運  
長領兵防衛欣慰等伏誅宋主又令有司奏禕怨懟  
有怨言詔免官爵遣使持節逼令自殺初宋主爲諸  
王寬和有令譽獨爲世祖所親卽位之初義嘉之黨  
多蒙寬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虐好鬼  
神多忌諱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迴避者數  
千百品有犯必戮改騶字爲馱以其似禍字故也左



右忤意往往剗斷淮泗用兵府藏空竭百官絕祿而奢費過度每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上素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宮中生男則殺其毋使寵姬子之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晉平王休祐剛狠數忤旨宋主積不能平因其從出射雉陰遣壽寂之等拉殺之揚言落馬賜葬如禮既又忌寂之勇健亦殺之建康民間訛言荊州當出天子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貴相宋主召爲南徐州刺史休若憂懼將佐亦謂還朝必不免禍叅軍王敬先曰荊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

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劔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素謹畏僞許之敬先出使執之以白宋主而誅之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宋主亦疾與嬖臣楊運長等爲身後之計運長又慮宋主晏駕休仁秉政已不得專權彌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于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預自結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聞愈惡之于是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看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耶孝武以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



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謀反懼罪引決降為始  
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宋主與休仁素厚雖殺之  
常痛念之因流涕不自勝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  
益懼宋主以休若和厚能得物情恐其將來傾奪幼  
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猜駭乃以  
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以休若為江  
州刺史手書慰懃召若使赴七月七日宴及至賜死  
復以休範刺江州時宋主諸弟俱盡惟休範以人材  
凡劣不見忌故得全蒼梧王立休範舉兵蕭道成擊  
之

齊蕭鸞附諸王

明帝蕭鸞高帝兄子也封西昌侯建元二年為郢州  
刺史武帝永明十一年立南郡王昭業為王太孫東  
宮文武悉改為太孫官屬上不豫詔竟陵王子良甲  
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以蕭衍范雲等皆為帳中  
軍主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戊寅上疾亟斃  
絕太孫未入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中書郎王融  
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定蕭衍謂范雲曰道路籍籍  
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視其敗也雲  
曰憂國家者唯有中書耳衍曰憂國欲為周召欲為



豎刀邪雲不敢答及太孫來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頃之上復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鸞俄而上殂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勅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庠部署音響如鍾殿中無不從命融知不遂釋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王深怨之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毘輔思弘治道內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鬱林王之未立也衆皆疑立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晷於衆中大言曰

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由是帝深憑賴之初西昌侯鸞爲太祖所愛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名爲嚴能故世祖亦重之世祖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故遺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愛其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稱遺詔以武陵王晷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鸞爲尚書令太



孫詹事沈文季為護軍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鬱林  
性辯慧美容止善應對衰樂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  
矯情節詐陰懷慝鄙與左右羣小共衣食同臥起始  
為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  
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  
鈎夜開西州後閣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潘宴師史仁  
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  
於管署為異人所毆及大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  
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耶後日間二人  
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心

鬱林諸惡狀多是

黃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  
其居喪憂容號毀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  
常令女巫楊氏禱祝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  
之力倍加敬信既為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祝  
時何如猶在西州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如書紙中  
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  
言發淚下世祖以為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  
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  
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歛始  
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眾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



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  
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  
於獄賜死昌隆元年子良卒鬱林常慮子良有異志  
及卒甚悅建武元年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呼鎮西叅  
軍蕭衍與同謀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  
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日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  
既無智謀之士爪牙惟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下  
白龍耳二人惟利是從若唱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  
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歷生爲太子左衛率白龍爲  
游擊將軍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爲侍中豫州刺史崔

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蕭衍爲寧朔將軍戍壽陽  
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帝所幸中書舍人綦毋  
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  
等自山陵之後卽與諸人微服遊走市里好於世宗  
崇安陵隧中擲塗賭跣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  
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枚不得今日得  
用汝末世祖取錢上庫五億萬齊庫亦出三億萬金  
銀布帛不可勝計鬱林卽位未朞歲所用垂盡入主  
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之用爲笑  
樂烝於世祖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政事大小皆決



於西昌侯鸞鸞數諫爭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  
 尚書僕射鄱陽王鏘為世祖所厚私謂鏘曰公聞鸞  
 於法身鬱淋如何鏘素和謹對曰臣鸞於宗戚最長  
 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朝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  
 下無以為慮帝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  
 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何后亦淫泆私於  
 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狎故帝  
 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閣通夜洞開  
 外內淆雜無復分別西昌侯鸞遣蕭坦之入奏誅珉  
 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

附耳語帝曰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事彰遐邇  
 不可不誅俄勅原之已行刑矣鸞又啓誅徐龍駒帝  
 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衛尉蕭湛東宮直閣蕭坦  
 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悛改恐禍及已乃更回意附  
 鸞勸其廢立陰為鸞耳目帝不知覺也周奉叔恃勇  
 挾勢陵轍公卿常翼單刀二十口自隨出入禁闥門  
 衛不敢訶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君鸞忌之使蕭湛  
 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援以奉叔為青州刺史曹  
 道剛為中軍司馬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鸞與  
 蕭湛稱勅召奉叔於省中毆殺之鸞既殺奉叔并收

林  
去  
也



珍之龍駒等殺之而尼媪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為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於西州中勅用事不復關咨於鸞是時蕭詵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晏摠尚書事詵密召諸王與羲約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詵親要日久眾皆憚而從之鸞以其謀告王晏晏聞之響應又告丹陽尹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驃騎錄事南陽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同入此舉人笑楮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然之

即此  
敬言

而不能從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時始興內史蕭李敞南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詵欲待二人至籍其勢力以舉事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詵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詵惶遽從之壬辰鸞使蕭詵先入言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大言於眾曰吾等荷恩今日正宜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



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  
 聞外有變猶密為手勅呼蕭詵又使閉內殿諸房閣  
 俄而詵引兵入壽昌閣帝走趨徐姬房拔劍自刺不  
 入以帛纏頸與即出延德殿詵初入殿宿衛將士皆  
 操弓楯欲拒戰詵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  
 宿衛素隸服於詵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  
 無一言行至西弄殺之與尸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  
 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鸞既弑帝欲作太后令徐  
 子嗣於袖中山而進之鸞大悅癸巳以太后令追廢  
 鸞林王又廢何后為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即

帝位時年十五歲以鸞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楊  
 州刺史大赦改元延興以始安王遙光為南郡太守  
 不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凡  
 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蕭遙欣為兗州刺  
 史遙欣遙光之弟也鸞欲置親黨故用之鸞逐高武  
 子孫子懋等數十人自為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  
 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為宣城王鸞謀繼大統  
 多引朝廷名士與叅壽策侍中謝朓心不願乃求出  
 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為  
 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諮



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公命竟  
不與辛亥鸞以太后令卽位降封帝爲海陵王尚書  
虞棕稱疾不陪位帝以棕舊人欲使叅佐命使王晏  
以廢立事示棕棕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  
以贊維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殺之徐孝嗣  
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上詐稱海陵恭王有疾數遣  
御史瞻視因而殞之葬禮並依漢東海恭王故事  
鄱陽王蕭鏘高帝第七子也武帝卽位爲領軍將軍  
鏘往謙慎好文章有寵於武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  
所未爲鏘在官理事無權當時稱之車駕游幸常甲

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疑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  
遷開府儀同三司鏘擁容得物情爲鬱林依信鬱林  
心疑明帝諸王問訊獨留鏘謂曰聞鸞於法身何如  
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  
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鬱林退謂徐  
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旣不同我不能獨辦  
且復小聽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  
中如故明帝鎮東府威權稍異鏘每往明帝屣履至  
車迎鏘語及國家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  
內皆屬意於鏘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朏說



史記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附錄  
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  
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繁等閉滅門工仗誰敢不同宣  
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  
送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  
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間  
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  
日暮不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  
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  
圍宅或斧斫開排墻叫謀而入家財見封籍焉  
桂陽王蕭鑠高帝第八子也為中書令時鄱陽王鏘

好文章樂好名理人稱為鄙桂鑠清羸有冷疾常枕  
臥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詖遇其賞與則詩  
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鄱陽王見害鑠遷開  
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出處分存亡  
之計謂侍讀山陰曰吾前日覲王王流涕嗚咽而鄱  
陽隨卽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  
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江夏王蕭鋒高帝十一子也十歲能屬文武帝時藩  
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  
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暮月之間殆



史記卷之六十一 下 附錄  
將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觀武帝賜以寶裝琴仍  
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鏘曰閣黎鏘也琴  
亦是柳令之流亞既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鏘曰  
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爲南徐州刺史隆  
昌元年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及明帝知權蕃邸危懼  
江祐嘗謂王晏曰鋒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  
羊景之景之著名而鋒掩能於世非唯七絃而已百  
氏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祐遂復爲混沌畫眉欲益  
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有一毫於平  
生哉當時以爲話言常忽忽不樂著修柏賦以見志

時鼎業漸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意逼之行事典義  
故不遂也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鋒  
答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  
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與  
書詰責左右不爲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第收之鋒  
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  
倒地遂逼害之江敷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  
不鋤其修栢之賦乎

南平王蕭銳高帝第十五子也出爲湘州刺史明帝  
作輔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閣周



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同銳典籤叱左右斬之銳見害伯玉下獄誅宜都王蕭鏗高帝第十六子也爲南豫州刺史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爲籤帥所制立意多不得行州鎮姑熟于時人發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篋爲嚴器又有金蠶銀璽等物甚多條以啓聞鬱林勅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織毫不犯求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晏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內不無使役旣先朝遺旨何忍而違

及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鏗聞之馮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已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賫藥往夜進廳事正逢八關齋鏗上高座謂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曰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身長七尺鏗狀似兄疑咸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初鏗出閣時年七歲陶弘景爲恁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秘不後卽遣信出都參訪



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蕭子恪高帝子豫章王  
嶷之子也爲吳郡太守及太司馬王敬則於會稽反  
奉子恪爲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  
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勅竟陵王昭胄等六十  
餘人入永福省令太醫煮椒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  
材謂舍人沈微乎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  
之會上誓臥主書嚴景雋啓依旨斃之微乎堅執曰  
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  
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微乎以答上撫牀曰遙光  
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

子中庶子東昏卽位爲侍中梁天監元年降  
子恪爲子位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  
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天下之寶本是公器  
苟無期運雖有項藉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爲性猜  
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鳩毒所遺唯景和至  
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于時雖疑  
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得全  
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  
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  
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



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  
戮此是傷於和氣運祚例不靈長此是一義二著齊  
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朕與卿兄弟宗屬未遠卿勿  
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况五  
服之屬耶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  
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情同一家豈當都  
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且建武屠滅卿門我起  
義兵非惟自雪門耻亦是為卿兄弟報讐卿若能在  
建武永元之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  
推奉我今為卿報讐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

我耳且我自籍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  
者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  
下亦不復可得况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  
答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  
忽行此政是亦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入事晉  
武為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  
坦然相期少待自當知我寸心又豫章王疑時內齋  
直帳闈人趙叔祖天監初入臺為齋師在壽光省武  
帝呼問曰汝比見北弟諸郎不若見道我此意今日  
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盤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



郎非唯在我未宜我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  
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卽出具宣勅意于恪大通  
二年出爲吳郡太守卒官謚曰恭蕭子隆武帝第八  
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尚書令王儉女爲妃武帝以  
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爲侍中中軍大將  
軍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克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  
丸以服自銷損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  
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  
收文集行於世蕭子貞武帝第九子也累遷郢州刺  
史明帝遣襄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貞走入牀

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  
九蕭子倫武帝第十二子也爲南琅邪太守延興元  
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  
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卽罪以問典籤華伯  
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卽可辦若委伯茂一  
小吏力耳旣而伯茂手自執鳩逼之左右莫敢動者  
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  
殃昔高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亮  
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  
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



流涕先是高帝武帝爲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  
皆委之每至觀按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係  
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  
部權重藩君武陵王畢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  
趙渥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畢遂免還  
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  
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因何異秀後  
輒取子罕屐繳飲器等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  
繫尚方然而擅命不改召陵王子貞嘗求能白厨人  
答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的

僕病典籤吳修之不許曰應諮行事乃止言行舉動  
不得自專徵求衣食必須諮訪求明中巴東王子響  
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及戴僧  
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武帝問其故答  
曰諸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藹一杯漿皆諸籤  
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  
竟陵王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詰籤帥參軍范雲答  
曰諸長史以下皆無益諸籤帥使便有信本之價不  
詰謂何子良有愧色及與帝談異已者諸王竟皆悉  
典籤所殺竟無一天相抗孔璋聞之流涕曰齊之奇



陽江夏最有名而復善之若不立錢師以資不至於  
此蕭子岳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諸子唯子  
岳及第六人在後時呼為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  
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  
大末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  
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嗚咽  
涕泣舉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時年十四

陳陳叔陵

陳叔陵宣帝第三子也叔陵少機辨狗聲名強梁無  
所推屈封始興王位都督江州刺史時年十六政自  
已出僚佐莫預焉性嚴刻部下懾憚遷都督湘州刺  
史恣行酷虐宣帝弗之知九年除都督楊州刺史叔  
陵居東府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之司承意順旨即  
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  
藉藉皆言其有非常志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  
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  
或自執斧斤為沐猴百戲又好遊冢墓間遇有塋表



主名可知者輒命左右發掘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爲翫弄藏之府庫人間少妻處女微有顏貌者卽逼納十一年丁所生母彭氏憂去職頃之起爲本職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及彭氏卒叔陵啓求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初喪日僞爲哀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本及十旬乃日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姦合所作尤不軌浸淫上聞宣帝責御史中丞王政以不舉責免政官又黜其典籤親事仍加鞭笞宣帝素愛叔陵不繩以法但責讓而已服闋又爲侍中中軍大將軍及宣帝

不豫後主諸王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礪切藥刀及倉卒之際又命左右取劍左右不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劍以進叔陵怒及翌日小歛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剉藥刀斫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乳媪樂安君吳氏時在太后側自後掣肘後主得起叔陵仍持後主末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以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棄池水中將殺之間後主曰卽盡之爲待也時吳媪扶後主避賊叔堅求後主所在將受命叔陵多力因奮得脫突出雲龍門曉車還東



府呼其甲士斷青溪橋道放東門囚以克戰士又遣  
人往新林追所部兵馬仍自披甲著白帽登西城門  
招募百姓散金銀以賞賜外招諸王將帥無有應者  
唯新安王伯固聞而赴之叔陵聚兵權得千人欲據  
城保守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太后  
使太子舍人司馬申急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將兵至  
府西門叔陵事急遣記室韋諒送鼓吹與摩訶謂曰  
事成以公爲台鼎摩訶給報曰須王心督節將自來  
方敢從命叔陵卽遣戴洎譚騏麟二人諸摩訶摩訶  
執以送臺斬之於閣道下持其首狗東城懸於朱雀

門叔陵自知不濟遂入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  
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安於是率人馬數百自  
小航度欲趣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楊路爲臺軍  
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拔刀追之伯固復  
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散摩訶馬容陳仲等就斬首送  
陵關豎王飛禽斫之數十下馬容陳仲等就斬首送  
臺自寅至巳乃定尚書八人坐奏請休宋平賊事流尸  
江中汚渚其室并毀其所生彭氏墳顯遷薛氏之坐  
後主從所奏叔陵諸子卽日並賜死







察割託手疾不操弓矢但執鍊錘馳走屢以家之細事聞於上上以爲誠察割以諸族屬雜處不克以逞漸徙廬帳迫於行言右皮室詳穩耶律屋質察其姦邪表列其狀帝不信以表示察割察割稱屋質疾已哽咽流涕帝曰朕固知無此何至泣耶察割時出怨言屋質曰汝雖無是心因我過疑汝勿爲非義可也他日屋質又請於帝帝曰察割捨父事我可保無他屋質曰察割於父既不孝於君安能忠帝不納天祿五年七月帝幸太液谷留飲三日察割謀亂不果帝伐周至詳古山太后與帝祭文獻皇帝于行宮羣臣

皆醉察割歸見壽安王邀與語王弗從察割以謀告耶律盆都盆都從之是夕同率兵入弒太后及帝因僭位號百官不從者執其家屬至夜閱內府物見碼碯盃曰此希世寶今爲我有其妻曰壽安王屋質在吾屬無噍類此物何益察割曰壽安年幼屋質不過引數奴詰旦來朝固不足憂其黨矧斯報壽安屋質以兵圍於外察割尋遣人弒后于柩前倉皇出陣壽安遣人諭曰汝等旣行弒逆復將若何有夷离堇闕者委兵歸壽安王餘衆望之徐徐而往察割知不濟乃繫羣官家屬執弓矢脅曰無過殺此曹爾叱令速



出時林牙耶律敵獵亦在繫中進曰不有所廢壽安  
王何以興藉此為辭猶可免察割曰誠如公言誰當  
使者敵獵請與罽撒葛同往說之察割從其計壽安  
王復令敵獵誘察割齎殺之諸子皆伏誅婁國文獻  
皇帝之子天祿五年遥授武定軍節度使察割作亂  
穆宗與屋質從林牙敵獵計誘而出之婁國手刃察  
割改南京留守穆宗沉酒不恤政事婁國有覬覦之  
心誘敵獵及羣不逞謀逆事覺按問不服帝曰朕為  
壽安王時卿數以此事說我今日豈有虛乎婁國不  
能對餘黨盡服遂縊殺之詔有司擇絕後之地以葬

宗之四惡

漢劉襄

梁平王劉襄孝王孫共王子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  
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太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  
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鬻尊直千金戒後世  
善寶之母得以與人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  
王有命毋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  
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  
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  
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



指太后啼呼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  
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  
李太后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薨又不侍  
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  
俱出同車犴反殺其讐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  
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友親戚反知國陰  
事廼上變告梁王與大毋爭尊狀時相以下其知之  
欲以傷梁長吏書聞天子下使檢問有之公卿治奏  
以爲不孝請誅王及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  
也朕置相吏不逮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

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申  
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襄薨五傳至立嗣鴻  
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  
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母得出官盡出  
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母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  
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奏可後數復歐傷郎夜私出官  
傳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  
女弟園子爲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爲立后數過寶  
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  
立曰何能爲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末始中相禹奏立



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旣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効立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臧臯斷獄亡益於治道汚讖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于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

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廼驗問惡言何故以事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史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旣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汚亂之耻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事怨相掾汲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歐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哀



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  
 卽訊至移書傅相中尉曰王背策戒許暴妄行連犯  
 大辟毒流吏民比比思蒙不復重誅不思改過復賊  
 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卽問王陽病抵  
 讞致辭驕慢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丞相御史請收  
 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  
 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於再三有  
 不用我降爾命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  
 柙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  
 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懼

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  
 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  
 姿往者傅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立大臣皆尚苛刻  
 刺求微密讒人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  
 相眈伺宮殿之裏毛釐亡不舉陳當伏重誅以視海  
 內數蒙聖恩得見貰赦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  
 月迫促貪生畏死卽詐僵什陽病徼幸得踰於須臾  
 謹以實對伏須重誅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  
 中立坐於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  
 廢立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氏



史記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爲  
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漢劉非

江都易王劉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  
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  
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以軍功賜天子  
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  
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甚二十七年薨  
子建嗣建爲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  
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廼與其父  
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  
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



史記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人與姦建女弟徵臣爲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  
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爲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  
母幸立之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告建淫  
亂不當爲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爲上書  
論棄市而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  
王太后聞之遺徵臣書曰國中口語藉藉慎無復至  
江都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太后泣謂吉歸以  
吾言謂而王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  
乎言吾爲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繫吉  
之建遊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

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天大風建使郎二人  
乘小船入波中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臨觀大笑  
令皆死官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或置樹  
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鉛杵舂不中程輒  
掠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  
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  
令官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專爲淫虐自知罪  
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  
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  
者卽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



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以建荃葛珠璣犀甲翠羽媛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及淮南事發治黨與一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後復謂近臣曰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驪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人所不能為耳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戴天子旗山積數歲

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建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篡政與成絕立建弟盱胎侯子宮為廣陵王奉易子後莽篡國

漢書卷之六十一

南



史記卷之六十一

漢劉越

劉越以孝景中二年封廣川王十三年薨謚惠王子  
繆王齊嗣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  
欲誅距距亡齊因擒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  
同產姦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事又告  
中尉蔡彭祖捕子明罵曰吾盡汝種矣有司案驗不  
如王言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  
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  
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絕其  
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

史記卷之六十一

四十一

表



史記卷之二十一  
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  
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劔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劔  
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爲后去嘗  
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裏  
中刃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服  
以鐵鍼鍼之疆服乃會諸姬去以劔自擊地餘令昭  
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從婢三  
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  
畏我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爲灰後去立昭信爲  
后幸姬陶望卿爲修靡夫人主繒帛崔修成爲明貞

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  
於我盡取善繒帛諸宮人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減  
我愛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  
望卿舍望卿袒褻傳粉其傍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  
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  
飲諸姬皆侍去爲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謀屈  
奇起自絕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使美人相  
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卽誣  
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  
被疑有姦去卽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



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  
昭信出之椽杙其陰中割其鼻唇斷其舌謂去曰前  
殺昭平及來畏我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與去共  
支解置大鑊中取槐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  
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  
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  
為去刺方領繡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管  
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空割兩  
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於去者  
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

宮人畏之莫敢復近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  
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赦使其大  
婢為僕射主求吞盡封閉諸舍上籥於后非大置酒  
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心重結  
意不舒內第鬱憂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  
不載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節以教諸姬歌  
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葉夫人  
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遊敖初去年十  
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去益大逐之內史請以  
為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



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羸戲坐中以為樂相彊劾繫  
倡闌入殿門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為王教修靡夫  
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  
會赦不治望卿前亭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  
毋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  
奴得辭服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  
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  
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  
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  
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為去悖虐聽后昭信

讒言燔燒亭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  
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  
在赦前大惡仍重當伏顯戮以示衆制曰朕不忍致  
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  
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  
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為戴王文  
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  
年坐畫屋為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  
視畫又海陽女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  
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



除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  
瘡為廣德王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時絕

漢劉旦

劉旦武帝子以元狩六年封燕王旦壯大就國為人  
辯畧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  
致游士及衛太子敗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  
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  
三縣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  
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  
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  
長安以問禮儀為名王孺見執金吾廣意問帝崩所  
病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宮宮中謹言



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爲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恠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請立武帝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且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於是爲旦命令羣臣羣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一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從大王且曰前高后時僞立子弘爲皇帝諸侯交手事

之八年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不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卽與劉澤謀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歛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殿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皆號侍中且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旦且殺義等凡十五人會餅侯劉成知澤等謀告之青州



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  
 連引燕王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久  
 之且婦鄂邑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  
 爭權有隙皆知且怨光即私與交通且遣孫縱之等  
 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  
 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且令  
 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且聞之喜上疏曰昔秦  
 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顯重  
 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  
 楚澤近狎作亂內外俱發趙氏無炊火焉高皇帝

蹤迹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  
 王子孫是以枝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今陛下承明  
 繼成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膚受之愬  
 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臣聞武帝  
 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置為典  
 屬國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尉又將軍都  
 郎羽林道上移蹕大官先置臣且願歸符璽入宿衛  
 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  
 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  
 為天子且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



豪傑以千數且以語相乎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  
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  
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  
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且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  
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正謹不可止大將軍恐出  
兵陳之以自備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  
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今右將  
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會蓋  
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  
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且

向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  
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群  
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  
將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  
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  
裴回兩渠澗兮君子獨安居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  
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  
明光殿王曰老虜曹為事當族欲自殺左右曰黨得  
削國幸不死后姬夫人共啼泣止王會天子使使者  
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



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  
 誅討賊亂守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  
 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擣劔挫鋒從高皇帝懇蓄除害  
 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  
 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  
 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  
 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  
 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  
 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且得書以符璽屬醫  
 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

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  
 庶人賜日謚曰刺王且立三十八年而誅國除

此處為書中表格的左側部分，包含多條垂直的欄位線，但內容模糊不清，可能為人名或官職列表。



漢書卷六十一

異

漢書

劉胥武帝子封廣陵王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  
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  
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  
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兢兢迺惠迺順毋桐好  
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  
後羞王其戒之胥壯大好倡樂逸遊力扛鼎空手搏  
熊羆猛獸動作無法度故不得為漢嗣昭帝初立益  
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三十萬  
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及寶劔宣帝即位封胥四子

漢書卷六十一

異



聖曾寶昌皆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為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上少年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箋信女須等數賜予錢物宣帝卽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為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衆胥又聞漢

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庭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恠甚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卽訊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



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  
鼓瑟歌舞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  
奏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兮幽  
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何用為樂心所喜出入無悰  
為樂亟蒿里召兮郭門闕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左  
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雞鳴時罷膏謂太子霸曰上遇  
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  
也即以綬自殺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天  
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為庶人賜諡曰厲王立六十四  
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復立胥太子霸是為孝王十三

年薨子共王意嗣三年薨子哀王護嗣十六年薨無  
子絕後六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守是為靖王立二十  
年薨子宏嗣王莽時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以  
廣陵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頃王章嗣三十三年薨  
子懷王寬嗣十一年薨子慎嗣王莽時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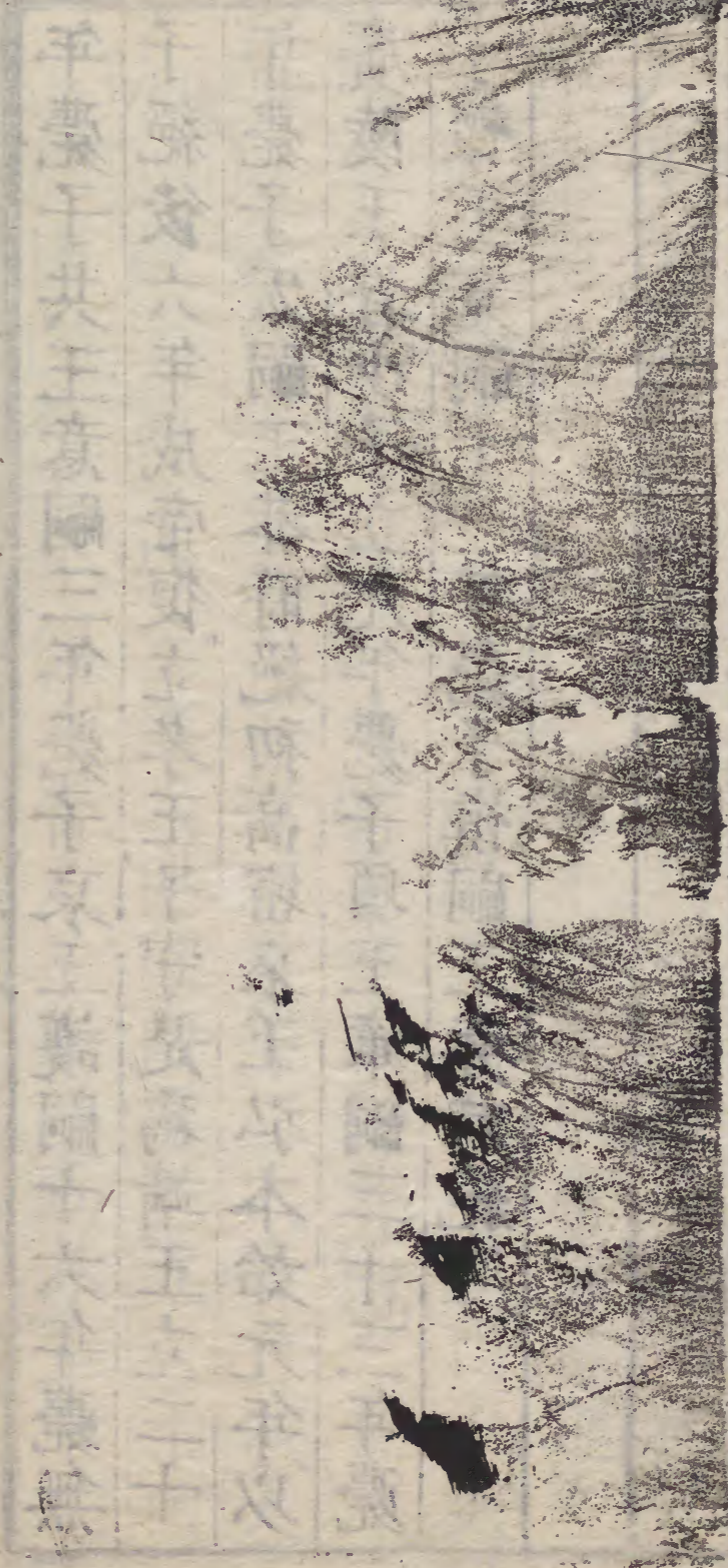
史記卷之六十一

三十一

南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劉宇

劉宇宣帝子甘露二年立為東平王元帝即位就國  
壯大通姦犯法上以至親黃弗罪傳相連坐久之事  
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上于是  
遣太中大夫張子矯奉璽書勅諭之曰皇帝問東平  
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  
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  
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  
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憮焉為王懼之朕惟  
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劉宇 張



遣太中大夫子喬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于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於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不自它於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于

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况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贖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宇慚恐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灑心自改詔書又勅傳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為我知文法建欲



使我輔佐天子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爲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持服恐無處所我危得之比至下宇凡三哭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臍故親幸後疏遠數歎息呼天宇聞斥胸臍爲家人子埽除末巷數笞擊之胸臍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胸臍有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

遇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恠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論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莫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留意諸益於經術者



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薨  
子雲嗣哀帝時無鹽危山上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  
匏瓠山石轉立雲及后謁日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  
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共因  
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  
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傳恭婢合懽等祠祭詛祝  
上為雲求為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  
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  
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

### 漢劉欽

劉欽宣帝子也元康三年封為淮陽王母張婕妤有  
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懲  
艾霍氏欲害皇太子迺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迺  
立長陵王婕妤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  
張婕妤最幸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  
之太子寬仁喜儒術上數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嘗  
有意欲立張婕妤與憲王然思太子起於微細上少  
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  
忍也又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



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  
憲王輔以推讓之巨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卽  
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婕妤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  
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輒受王賜後王上書  
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  
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願王  
為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天人人益解  
博欲上書為大人乞骸骨去王迺遣人持黃金五十  
斤送博博喜還書謝為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朝廷  
無昏臣災變數見足為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

奈何恬然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  
王宜聽博計令于京師說用事貴人為王求朝王不  
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為  
王求朝王卽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  
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遣王書曰博幸得肺  
腑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遊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  
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之才  
也博得謁見承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  
之所知今邊疆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  
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得



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駟先生畜積道術書無不有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報博書曰子高廼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雖亦不敏敢不論意今遣有司爲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壻

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爲石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爲博道之博常欲誑淮陽王卽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爲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昔禹治洪水百姓罷勞成功旣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饑饉死者且半洪水之害殆不過此大王緒欲救世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爲大王爲便宜奏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



而後奏之上必大悅事成功立大王卽有周召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報博書曰廼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懵然不知所出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仲之知子貢之辨卜莊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王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爲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誑誤諸侯王誹謗政事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

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譎惑王所言猶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辜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爲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推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過惡暴列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服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頓首死罪京



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  
 淮陽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他國王上書自陳舅張  
 博時事頗為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  
 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  
 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稱引自以為直失藩  
 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

東漢劉荆

劉荆光武子也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  
 為廣陵王荆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  
 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頭  
 詐稱東海王疆舅大鴻臚郭况書與疆曰君王無罪  
 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  
 守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海內深痛觀者莫酸及  
 太后尸伏堂上其甚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一備間梁  
 松勸虎其竟矣曰吏以便宜是非勿有所拘待侯難再



得也郎官無恙之為三寒心累息今天下幸欲忠刻  
賊王以來功寧有星和若歸并二國之衆可聚百萬  
君王為之主鼓行無前功易於太山破雞子輕於四  
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家及  
喜事者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太白前出  
西方至午兵當起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夫  
黑為病赤為兵王努力卒事高帝起亭長陛下與白  
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必  
案下以雪除沉沒之耻報死母之讐精誠所加金石  
為開當為秋霜無為檻羊雖欲為檻羊又可得乎竊

見諸相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間闖之伍尚  
為賊盜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生  
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為右願君王為高  
陛下所忘無為扶蘇將閭叫呼天也彊得書惶怖  
執其使封書上之顯示以荆母弟秘其事遣荆出  
河南宮時西羌反荆心冀天下因羌驚動有  
變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之乃徙封荆廣陵王  
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  
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諸吏告之荆  
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



史記卷之六十一  
東漢書卷之六十一  
李一  
夫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其  
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立二十  
九年死帝憐傷之賜謚曰思王

東漢劉英

劉英光武子也建武十七年封為楚王初馬援兄子  
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為遊俠  
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善友援謂姊子曹  
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  
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  
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  
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  
名為天下重門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  
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



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為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真神人也秋八月東海王疆沛王輔楚王英等始就國八年募死罪繫囚有罪亡命者令入縑贖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紵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凶相以聞詔告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分三月與神為誓何嫌

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十三年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



親不忍廢英徙丹陽涇縣十四年夏四月楚王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封燕廣為折為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初樊儵弟鮪為其子賞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及楚事覺儵已卒上追念儵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

乃徵興及掾吏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鴻功曹史駟勲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佈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何以知之者曰王英肉未嘗不方斷悉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王英之罪乃赦興等禁錮悉身顏忠王平辭引隊蕭望之等以陵侯臧信漢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皆以罪入獄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之皆入獄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



傷其忠實以是等物色徇閭忠平而一人錯悞不能  
對明帝言其言不實上言是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  
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  
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真以自明帝曰即  
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  
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地之左方引去朗曰願一言  
而死帝曰誰與共為幸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  
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上  
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蓋姦狀反為  
罪人訟究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

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是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  
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  
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  
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  
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冤無  
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  
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  
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帝  
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袁安遷  
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



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  
虜當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  
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悟即報下得出者四百餘  
家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六

